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十三回 汪宏超花錢代審 金漢良拼命吹牛

且說秋谷回棧之後過了一夜，明日一早便會見了劉厚卿，問他銀子可曾齊備，厚卿回稱：「鈔票已經現成。」便在枕頭旁一個大皮包內取出一卷鈔票，點了數目，雙手交與秋谷。秋谷收了起來，因見厚卿瘋得利害，覺得他也甚可憐。厚卿將鈔票交代了秋谷，又連連致謝秋谷費心。秋谷便想再費一番唇舌，把劉厚卿勸醒轉來，便他不沉沉迷不醒，也算大家認得一場。便邀厚卿到自己房間坐下，將以前勸解方幼憚的幾層說話，懇懇切切的勸了厚卿一遍。又道：「你道張書玉同你吵鬧，是要敲你的竹槓麼？他是因為你土頭土腦的不甚漂亮，又不肯爽爽快快的花錢，他心上不願意你在他院中走動，所以平空把你冷淡起來，好等你從此不來的意思。你想上海堂子還有什麼玩頭？即如我章秋谷，老於嫖界的人，也要步步留心，不肯一絲大意。憑著你這樣一個人，不知嫖界的情形，不懂院中的規矩，平空的走到上海，要去嫖起四大金剛的張書玉來，上海的金剛可是好嫖的麼？像你這樣沒有功架、不肯花錢的客人，他眼睛角裡也沒有梢著你，你還要想去裝呆做傻與他論交情。他不糟蹋你，倒糟蹋我麼？」

厚卿雖是沉迷，倒底心上總還明白，聽了秋谷這一番議論，把上海堂子的情形，信人的性度，一齊抉發出來，無論再是下愚不移，聽了這種激切的說話，也不由得毛骨悚然，通身汗下，便向秋谷道：「秋翁現身說法，真令頑石點頭。怪不得方幼憚經你一番勸解，立時收拾歸家。我如今回想起來，真真是個癡子，花了多少冤錢不算，還惹出許多氣來，豈不是自尋苦吃？我在此間略停數日，便也要回到常州，從此看破他們的手段，不再去惹草拈花，省得辜負了秋翁的苦心勸解。」

秋谷起初勸解厚卿之時，還當他未必果能猛省，姑且把他提醒一番。今見厚卿居然言下大悟，心中爽快非常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果然厚卿兄甚是聰明，一說已經明白。我章秋谷浪遊花柳，到處留情，未免也惹下了許多風流孽障。如今仗著這廣長妙舌，居然勸得你們勒馬回頭，也是我一生快心之舉了。」厚卿聽了，感激萬分，想秋谷這樣的人，俠骨柔腸，真是世間難得，著實謝了幾聲。秋谷連忙止住，又說了幾句閒話，拱手別了厚卿，便到別處尋人去了。天有正午，方才到棧，吃過了飯，想著厚卿的鈔票還在身邊尚未交出，本來想去問春樹的信，就到新清和張書玉院中來。

出了棧房，信步慢慢的行走。新清和離吉升棧本來甚近，不用坐車。正走到大新街口，忽見對面一乘光彩輝煌的轎子，三個轎夫都著縐紗緊身小襖，縐紗兜襠馬褲，抬著轎子飛一般的直撞過來。那轎子是用翠色洋藍大呢做了四圍的轎衣，通身用白絨線繡著折枝梅竹，中間還鑲嵌著水鑽，光華奪目。轎子四角邊結著四個湖色流蘇，兩旁玻璃也襯著繡花軟簾，垂著湖色縐紗黑線酒花的遮陽，瘦瘦的一付杭州香藤轎槓，槓上前後也結著四個小小的彩球。那轎子四週更用白銅打就的各色折枝花樣，釘在轎上，耀眼爭光，收拾得十分精緻。秋谷暗想：好一乘講究的轎子，諒來是什麼紅信人坐的了，但是天氣剛剛過午，為何出這樣的早堂差？正在暗想，那乘轎子抬得飛快，已是擦肩過來。秋谷要看轎內坐的信人面貌如何，便住了腳步，仔細往轎內看時，那知不是信人，竟是坐的一個男子，扶手板也沒有，端端正正的坐在轎中。秋谷大為詫異，看那男人時，穿著玄色外國緞馬褂，鼻架金絲眼鏡，衣裳甚是華麗，帽子上還釘著一塊披霞，面上卻滿面煙色，青生生的甚是難看。獐頭鼠目，縮頭拱肩坐在轎中，眼睛四圍亂轉，得意洋洋的神氣。秋谷見了這副怪狀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心想：天下真有如此壽頭碼子，真是可笑！轎子剛剛過去，忽聽得轎中那人叫了一聲：「秋谷兄幾時來的？」秋谷不及回答，轎子已折到四馬路去了，秋谷聽了他的聲音，方才想起原來是這個人。

看官，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是常州有名的冤桶瘟生，姓金，號漢良，是個烏龜的兒子。本不姓金，他父親叫金幼川，因為自家無子，就把這烏龜的兒子抱養成人，便頂姓了金，承受了這金幼川的一分家產。

這金幼川也不是好好出身，本來一貧如洗，在一個徽州汪家管管帳目。可巧這汪家同一個姓申的舉人爭奪地基，大家告狀，地方官判斷不來，姓申的就趕到省中，在臬台衙門告了一狀。臬台准了狀詞，提審起來。汪家雖有家財，卻是向來膽小，極是怕見官員，又為自己沒有功名，恐怕上堂出醜，便害怕起來，要叫這管帳的去頂名冒審。金幼川那裡肯去，汪家急了，便許他若肯替代上堂，無論吃苦與不吃苦，總送他一萬銀子。這金幼川雖然怕打，卻是漆黑的眼睛見了白花的銀子，由不得就答應了，跟著差人到了蘇州。

不多兩天，臬台掛牌提審，先問了原告的口供，再傳被告上來。金幼川仗著膽子上堂跪下，臬台把他看了一看，用旗鼓在公案上一拍，問道：「你可就是汪宏超麼？」金幼川戰抖抖的答應了一聲：「監生正是。」臬台又問道：「你這監生是在那一案報捐的，折色幾成，可曾領到部照？從實進上來。」兩旁吏役齊齊的吆喝一聲。金幼川原不曾捐過監生，只道監生是個微末的功名，臬台不致追問，不料臬台認真盤駁起來，他如何回答得出？又被兩旁差役喊了一聲堂威，愈加慌得六神無主，竟說不出什麼來。臬台又拍著驚堂道：「講！」滿堂人役又喊了一聲，把個金幼川嚇得呆了，一句話也掙不出來。臬台大怒道：「怎麼本司問你的話，你竟不回答？好大膽的奴才，掌嘴！」值刑皂隸轟然答應一聲，趕上幾個人來，不由分說，把金幼川拿住，一個捺住他的肩頭，一個扳著他的臉面，把個嘴巴放得平平的。金幼川聽得臬台叫打，已是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就要喊也喊不出了。早被差役取過皮掌，照著金幼川的嘴巴，一五一□的打了四□，方才放他起來。那臬台堂上的刑法□分利害，這四□個嘴巴，直打得金幼川腫了半邊的面孔，就如猴兒屁股一般，牙齒也打了兩個下來，滿口噴出鮮血，只把他打得昏天黑地，連他自己的生年月日都一齊忘了，那裡還說得出什麼話來？臬台又拍案喝道：「看你這般光景，你這功名料想不是真的，本司也沒有多大的工夫同你追究，只問你爭奪基地的案情，你這欺貧倚富的奴才，為什麼去爭奪人家的基地？在本司這裡好好的供上來，若有一字支吾，你可知道本司的刑法？」

金幼川被他打得昏了，也聽不出臬台問的什麼話來，只連連磕頭道：「監生冤枉，求大公祖明鏡高懸。」臬台冷笑道：「還敢自稱監生？左右與我結實再打！」

金幼川急了，連碰響頭道：「總是小人該死，求大人開恩。」臬台冷笑一聲，又道：「本司看你這個樣子，就不是安分良民，那強佔人家的地方，自然也是有的，你還敢在本司這裡稱冤道屈麼？」只這兜頭一蓋，把金幼川蓋住了，不敢開口。臬台喝道：「快快的供上來！」金幼川只嚇得心中亂跳，又不敢再叫冤屈。臬台見他並不開口，發起火來，大聲喝道：「我把你這放肆的奴才，你在本司堂上，尚敢如此支吾，你平日的倚富欺人，可想而知了。」一片聲叫看大板伺候，皂隸吆喝一聲，便要來揪金幼川下去。金幼川著了急，高聲叫道：「求大人開恩饒打，小的願招。」

臬台吩咐不要動手，等他實供。金幼川無奈，只得胡亂招了幾句「不合恃富欺貧，謀占基地是實。」招房錄了口供，叫他自家畫供，呈上。臬台看了一遍，冷笑道：「本該把你這奴才重重懲辦，以儆將來，姑念你在本司這裡從實供招，饒你一頓板子，回去好生改過，學做良民，若再有什麼案情犯到本司這裡，哼，那裡莫怪本司就不是這樣的辦法了，下去！」值堂的聽臬台叫他下去，齊聲吆喝。金幼川只得磕了幾個頭，走了下來，又羞又氣。這裡臬台又傳了原告上來，將基地斷歸原告，叫他當堂具領，就此退堂。

原來這臬台也是寒士，科第出身。從前未遇之時，著實被本鄉的富戶欺凌訕笑，所以做官之後，存了一個偏心：凡是窮人與富戶打到官司，到他台下，一定要偏袒窮人。金幼川哪裡知道，冒冒失失的頂了汪宏超的名字上去，吃了這一場大虧。當下出了衙門，又羞又氣，連夜回到常州。汪家見他果然吃苦，免不得要撫慰他一番，又當真給了他一萬銀子。這金幼川甚有心計，把這銀子同人合股開了一家錢莊，自己辭了汪家出來，就在錢莊管事。不多幾年，竟被他盤了一倍出來。

金幼川有了銀子，就要擺起臭架子來，家裡用了兩個粗使的老媽子，買了兩個丫頭，叫他自己是老爺，老婆是太太，兒子是少爺。把這過繼的兒子□分鍾愛，延師教讀，要想替他光大門閥。無奈這金漢良心地極是糊塗，資質更加愚魯，整整的念了□五年書，連個之乎者也的虛字，也不曾掉得連牽。這先生明欺金幼川是個外行，不知黑白，對著他反稱贊他令郎的學問。金幼川本來滿

腹草包，那裡懂得什麼學問，連先生都贊起他的兒子來，可想自家兒子的本事，是大到極處的了。就把他歡喜得手舞足蹈，無可不可，以為兒子指日就是大官，自己就是現現成成的一位老封君了，便拼命的把兒子恭維起來。他這令郎本是龜奴的兒子，自然就帶些祖父家風，雖然別的事情一樣不會，卻偏偏生就一副說大話、吹牛屎的本領，憑你無影無蹤的事，他偏會說得確實非常，有憑有據。至於生性的卑鄙，行為的刻薄，便是他的本色，在下也沒有這些閒力來一椿一件的形容他。

只說這金幼川巴結了兒子□年，指望自己好做封君，享受他兒子的福氣，不料他年紀已高，等他不及，一病死了。金幼川病死之後，他兒子非但不知哀痛，倒反高興起來，把金幼川辛苦積來的家產隨意花銷。鴉片煙癮甚大，每日要吸二兩幾錢。

同的一班朋友，都是不三不四的人，幫閒蔑片，都跟著他吃喝。正經朋友的面上，卻是一文不肯花費，吝嗇異常，所以人人都趕著他叫「瘟生冤桶」。他家產雖然不多，卻最喜人贊他有錢，誇他豪富。他自己也一天到晚搖搖擺擺的只在街上閒闖，擺著不三不四的架子，打著半南半北的京腔，好像真是世家公子、百萬財翁一般。

那一年聯軍進京，開了捐例，秦晉順直甚是便宜。他忽然發起官興來，到處托人替他捐了一個試用知縣，加了三班銀兩，分發直隸。他捐了這個官□分高興，登時就戴起水晶頂子，拖著一條花翎，每逢城內有什麼婚喪喜事，他無論向來認得認不得，一概到場，為的是好搖擺他晶頂花翎的架子。也有幾個通品鄉紳，見他那種不中款式的樣兒甚是可笑，便問他這五品頂戴可是知縣上的加銜？他就大聲答道：「兄弟這個頂戴，是五年之前山東開黃河口子，撫台奏保兄弟的虛銜。兄弟這個知縣倒是在這五品頂戴上加捐的，所以他們這一班新捐知縣的人，誰也沒有兄弟這個面子。」那問的人幾乎笑了出來，知道他是個初出茅廬的人，不好意思同他辨論，只好走了開去，告訴別人，個個把他當作笑談。他卻意氣昂昂，毫不為怪。只是他筆下雖然不通，他卻自道是個通品，說起話來，滿口之乎者也的牽文掉字，人家都不懂他說的什麼。

適值聯軍已經退出北京，皇上回鑾之後，舉行鄉試，恩科、正科並在一起，那中的額子就有二百餘名。他又發了一個奇想，又要想去中起舉人來。他本來底子是個監生，現在雖然捐了功名，尚未到省，照例可以入場。金漢良就在本縣起了一角送考文書，結了幾個同伴逕往南京而來，在文德轎左近租了兩間房屋住下。轉瞬已是七月廿七，便要進場錄遺。這金漢良穿了一身簇新的實地紗袍褂，渾身掛著玉器「叮玲當啷」的，又扣著平金的眼鏡袋同扇袋，背後飄著兩對荷包，而且掛著大長的忠孝帶，頭上戴著簇新的涼帽，翡翠翎管，拖著上好的花翎，擠進貢院，累得滿頭大汗。原來學院錄遺，也有大員子弟的官卷，也有已經捐過功名的官監，照例多要帶著頂戴入場，但都是隨身衣服，頭上帶頂帽子，腳下穿雙靴子，從沒有像金漢良這樣全身披掛的，好似進士謝恩、大員升見一般，大家多望著他好笑。正是：齋

傀儡登台，真個官場如戲；沐猴冠服，果然嫖界新聞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交代。